

附顾贞观《饮水词序》、吴绮《饮水词序》、鲁超《今词初集题辞》

纳兰词全编笺注



原作
纳兰容若

笺注
苏缨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集天卷
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兰词全编笺注/(清)纳兰容若著;苏缨注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5404-4978-0

I. ①纳… II. ①纳…②苏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 I222.8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3572号

上架建议: 诗词鉴赏

纳兰词全编笺注

作者: 纳兰容若

注译: 苏缨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制: 伍志

营销支持: 布狄

装帧设计: 利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350千字

印 张: 26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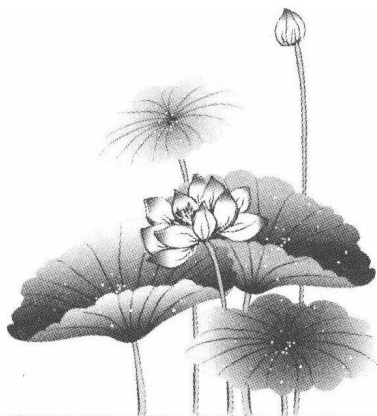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978-0

定 价: 38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

纳兰词全编笺注

序之一

纳兰词名世逾三百年矣，犹弦歌如缕，剖刻常新。推其家家争唱之权舆，殆微斯人则断无斯恨，因其文而得行其远也。故纵有杜郎俊赏，熟读之亦每如初见；若与重光一晤，心会之定细认前身。诚知观堂不谬，顾曲何妨千载一人；叹息朱王非匹，题名但落长卿二字。莫伤早逝，雏凤即推只手；何须画壁，旗亭唯诩双鬟。唱和浙西阳羨，广囤博见之粮；心期林下闺房，本具贯一之药。造语工乎，却得撻玉毁珠之妙，照烛赤子之心；绝尘夔矣，尚有攀龙托凤之徒，自致属车之盛。

待红楼灯炮，可辨暗香如昨；庾岭梅开，转忆罗浮旧梦。不恋人间富贵，却道冷处偏佳；轻掷续断鸾胶，一任青衫湿遍。欲挽罗衣，难结连理；空言解佩，何处闻琴。过蓝桥而浆非易乞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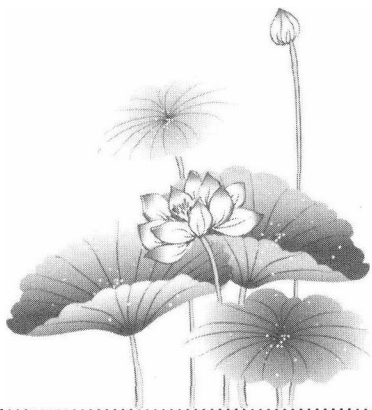
寄红笺而约总难凭。慈云高处，慢道有情皆满愿；重九来时，已无红豆慰相思。才读得青陵台上，腐衣顿作蛱蝶；却只见双林寺里，名花瘞于冷雨。神女无恙否，谁唤玉燕钗飞空；断带依然也，谁持博山香相待。

奈何。守考父兹恭之义，怀素履幽人之想。性恒真素，职非伐辐。京华坻堦，难为凭虚公子；梭龙衰草，不属安处先生。屈云岫偃仰之心，忍缴道磬折之冗。效秦成许少之劳，毕期门饮飞之事。然斗筲之役，未足羈縻丈夫；春容大雅，岂可牢笼词客。入金马如空门，访飞琼于瑶台；撰回文于乌丝，采石榴而谁贻。想侧帽来时，兰成憔悴；玉箫去后，奉倩神伤。但赢得梁溪高士，弹指相知；楝亭旧友，登高为赋。饮水词工，心期独得于言外；草堂梦杳，分携岂不在料中。

终向泥犁去也，共秦七黄九而三；亦与玉楼事焉，及杜二苏大为伍。谓诗言志也，不为词之本；词言情也，不为诗之余。故黄泉碧落，两无碍也。成君容若以自伤情多故极于词，极于词故妨于命。是则温韦之后，纵无匹也；归全之道，终有憾焉。其绍述花间，方驾屈宋，恣八叉之才，迈三变之妙，而块垒未便尽销，致情深不寿也。我辈之幸，诚成君之不幸也。

予素慕淶水亭之雅集，爱夜合花之销忿，畏通志堂之大观，悼皂荚屯之清寂。虽率土之滨，皆歌饮水；挈研之知，敢作郑笈。但竭鄙诚，周旋前贤之间耳。当今世而守古道，常怀弗克负荷之忧；绝子孔而斥良止，宁去不媚不信之诚。虽非哿矣能言，但求信而有徵。役病不敢请藩，循本无非糠藜。俾略广爨桐之音，小传柯亭之响云尔。唯恐心怀裁玉之志而手无昆刀之锐，殆大方之家摩厉以须，以俟予之出焉。予必降服以谢，中心懅懅焉。

庚寅中秋月，平江后学苏纘拜撰。



纳兰词全编笺注

序之二

为纳兰性德的全集作注的想法在几年之前就已经有了，只是一直怯于动笔，是因为性德虽然在三十一岁便过早地辞世，著述却相当丰富——除了人们熟悉的词作之外，尚有大量的诗文、序跋，广涉经史，而现有的注本却仅限于诗词，可供参考的材料着实有限。但宏愿已发，终于开始着手这件耗时耗力的工作，至今刚刚把词集注完，编辑的意见是先单行推出，余者再慢慢雕琢。

纳兰性德以词名世，词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有过若干注本，前期注本虽有筚路蓝缕之功，但较为粗陋，错讹极多，直至赵秀亭、冯统一两位先生的《饮水词笺校》（以下简称《笺校》）始成规模。这部书“在前人的基础上，重新对纳兰性德的词作全面整理”（《笺校》前言），可以说是纳兰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，也是迄今为

止最好的纳兰词校注本。

我用这部书已有经年，受益与钦慕之余，也每每发现一些问题，及至积少成多，便不免生出重作笺注的念头，以期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将纳兰词的研究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故此以《笺校》（中华书局，2005年修订本）为底本，完成了当下这本新注的纳兰词。

《笺校》的前言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笺注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，但若没有相当分量的修改和增补，则不足以称为是一个新的注本”。诚哉斯言，这实在是对于一切注本均通行的标准。那么，本书所谓新注，也当符合这一标准才是。

本书新注之新，主要有如下之体现：

（一）查漏补缺，将一些当注而《笺校》未注的地方注释出来，其中既有文字训诂，亦有对极易失察的典故运用的标示。譬如《沁园春》（试望阴山）“碎叶城荒，拂云堆远，雕外寒烟惨不开”，句中“雕”为何物，《笺校》未注，应是以此“雕”为猛禽之雕而觉得没有注释的必要（确有注本注作猛禽之雕），但猛禽之雕如何言“外”？查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：“依山居止，累石为室，高者至十余丈，为邛笼”，李贤注：“今彼土夷人呼为‘雕’也。”故而“雕”同“碉”，“雕外寒烟”即“碉外寒烟”，词意由是而贯通。

在这个例子里，当注而未注的地方只是训诂小节而已，无关宏旨，然而还有一些地方，因其当注而未注，致使对全篇主题的理解都发生了偏离。譬如《金缕曲》（疏影临书卷）：

疏影临书卷。带霜华、高高下下，粉脂都遣。别是幽情嫌妩媚，红烛啼痕休法。趁皓月、光浮冰茧。恰与花神供写照，任泼来、淡墨无深浅。持素障，夜中展。残缸掩过看逾显。相对处、芙蓉玉绽，鹤翎银扁。但得白衣时慰藉，一任浮云苍犬。尘土隔、软红偷免。帘幙西风人不寐，恁清光、肯惜鹑裘典。休便把，落英剪。



这首词，《笺校》“说明”谓：“此为秋夜赏菊词。苑中白花盛开，空中皓月朗照，于花月交映之际，帘幕低垂之时，清赏无寐，自是雅人高致。性德友人徐倬有同调‘翦’字韵‘灯下菊影’词，时和者甚众，疑容若此阙亦和徐氏之作。”实则这首词当为秉烛赏画之作，《笺校》所未注出的“持素障，夜中展”一句正是解读的关键。

所谓素障，即素白的绢帛软障，是古代的一种屏风画，本身没有骨架，一般张挂在屏风上以便赏玩，故而“持素障，夜中展”是指夜晚展障观画。词中形容“光浮冰茧”，便是描绘月光照在屏风画之上的样子，“冰茧”比喻洁白光泽的丝织物，即秉烛所赏玩的屏风画。《笺校》未释出屏风画之意，连带着便误释“冰茧”为“喻纸洁白”。

另有查考背景出处之补缺。如性德有《金缕曲·再赠梁汾，用秋水轩旧韵》：

酒流青衫卷。尽从前、风流京兆，闲情未遣。江左知名今廿载，枯树泪痕休法。摇落尽、玉蛾金茧。多少殷勤红叶句，御沟深、不似天河浅。空省识，画图展。高才自古难通显。枉教他、堵墙落笔，凌云书扁。入洛游梁重到处，骇看村庄吠犬。独憔悴、斯人不免。袞袞门前题凤客，竟居然、润色朝家典。凭触忌，舌难剪。

检顾贞观《弹指词》，有《金缕曲·纪彘子徵君话旧有感》，亦用秋水轩韵：

皂帽缁尘卷。任相猜、杜陵野老，伤心顿遣。倦眼摩挲双阙望，铅泪铜盘偷法。鞞毂下、一窝如茧。乘兴偶然迷出处，泛虚舟、试狎蓬莱浅。供醉吐，锦茵展。身终隐矣那须显。数升平、白门标榜，纷纷阔扁。及至时危钩党密，麀凤并遭鹰犬。羨此际、冥鸿独免。阅尽官邻金虎局，更何人、痛哭三朝

典。天宝话，舍频剪。

观其词意，性德之《金缕曲》当是顾词的和作，性德所谓“用秋水轩旧韵”，实为步韵和顾贞观，性德词中的古事今典，便可在顾词当中寻找着落。

再如《于中好》（冷露无声夜欲阑）：

冷露无声夜欲阑。栖鸦不定朔风寒。生憎画鼓楼头急，不放征人梦里还。
秋澹澹，月弯弯。无人起向月中看。明朝匹马相思处，如隔千山与万山。

这首词是性德塞上思家之作。“生憎画鼓楼头急”，“画鼓”似是平常字眼，实则却与性德的侍卫生涯及此词的背景很有关系。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南宋都城临安风貌，谓丽正门外设有警夜守鼓的卫士，名为武严兵士，有二百只画鼓、画角，其角皆束有彩帛，如同小旗一般。兵士皆戴小帽、黄绣抹额、黄绣宽衫、青窄衬衫，于申时及三更时吹角击鼓。每一次先吹角二声，然后有一名军校手执一根软藤条号令击鼓。这根藤条上系着朱拂子，众鼓手看着拂子的指挥来击鼓，随其高低，以拂子应其鼓声高下。皇帝宿太庙、宿郊坛青城行宫，都以此来警夜戒严。性德身为侍卫，常常扈从在外，少不得诸般警场经历。“画鼓楼头急”的现实与“征人梦里还”的心曲正是这首词里最纠结痛楚的地方。

再如《南乡子》（何处淬吴钩）：

何处淬吴钩。一片城荒枕碧流。曾是当年龙战地，飏飏。塞草霜风满地秋。
霸业等闲休。跃马横戈总白头。莫把韶华轻换了，封侯。多少英雄只废丘。

词的末句“多少英雄只废丘”《笺校》未注，所谓废丘，看似是说荒废的坟丘或山丘，故而极易失察，实则废丘为一实存之地名，周代名为犬丘，懿王曾



建都于此，秦欲废之，故名废丘。秦楚之际，项羽封秦朝降将章邯为雍王，建都废丘，其后刘邦出汉中与项羽争天下，引水灌废丘，迫使章邯自杀，废丘随后被更名为槐里。胡曾《咏史诗·废丘山》有“此水虽非禹凿开，废丘山下重萦回。莫言只解东流去，曾使章邯自杀来”，《咏史诗·咸阳》有“一朝阍乐统群凶，二世朝廷扫地空。唯有渭川流不尽，至今犹绕望夷宫”，性德词中亦是名将章邯的遭遇说明“莫把韶华轻换了，封侯”，不解废丘之典则无以明之。

(二) 订正《笺校》误注，既包括对基本知识点、典故释义的纠谬，也含有对整体词作主题的重新考订。譬如《梦江南》(江南好，佳丽数维扬)：

江南好，佳丽数维扬。自是琼花偏得月，那应金粉不兼香。谁与话清凉。

词中所谓“金粉”当指琼花的花蕊之粉，而《笺校》注金粉为菊，其证据一是欧阳修《渔家傲》词“惟有东篱黄菊盛，遗金粉”，二是柳永《甘草子》词“叶剪红绡，砌菊遗金粉”，实则“金粉”泛指花蕊之粉，并不特指菊花花粉，如李白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“轻如松花落金粉”，是松花之金粉，韩琮《牡丹》“嫩蕊包金粉”，是牡丹之金粉，再者以“金粉”为菊花是无法贯通上下文意的。

宋人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载，扬州后土祠琼花，天下只此一株，样子很像一种叫做聚八仙的花，颜色微黄，后来被宦者陈源命园丁嫁接在聚八仙的根上，虽然活了下来，但色彩与香气都减弱了不少。后土祠的琼花已经死掉了，人间存留的只有当时聚八仙的嫁接品种而已。由此，词中“自是琼花偏得月，那应金粉不兼香”两句分明同是在描写琼花，用《齐东野语》掌故，上合“佳丽数维扬”(菊花则无法与琼花并称为扬州佳丽)，下合“谁与话清凉”(琼花至元代而绝种)。

再如《忆王孙》(暗怜双蝶郁金香)：

暗怜双蝶郁金香。欲梦天涯思转长。几夜东风昨夜霜。减容光。莫为繁花又断肠。

词中所谓郁金香，《笺校》以为是“袜上彩绣花样”，这是诗词注本中极常见的错误。此郁金香是指郁金香的香气，非指郁金香花（tulip）。郁金香花传入中国尚不足百年的历史，历代典籍、诗词里所谓的郁金香多指一种香料，如李白《客中行》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”，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“双燕双飞绕画梁，罗帏翠被郁金香”，白居易《卢侍御小妓乞诗，座上留赠》“郁金香汗裹歌巾，山石榴花染舞裙”，晏几道《浪淘沙》“藕丝衫袖郁金香”。这里所称的郁金香，即 Saffron Crocus Sativus，汉译佛经译之为茶矩摩，由于茶矩摩稀有而昂贵，人们常以红花、郁金等代替，在名称上便发生了混淆。至于郁金，是一种姜科植物，被用作香料和药物。

再如《点绛唇·黄花城早望》：

五夜光寒，照来积雪平于栈。西风何限。自起披衣看。对此茫茫，不觉成长叹。何时旦。晓星欲散。飞起平沙雁。

首句“五夜光寒”，何为五夜？《笺校》注为：“五夜：五更。《文选》陆倕《新刻漏铭》：‘六日不辨，五夜不分。’李善注引卫宏《汉旧仪》：‘昼夜漏起，省中用火，中黄门持五夜。五夜者，甲夜、乙夜、丙夜、丁夜、戊夜也。’”

此注前后矛盾，若依《汉旧仪》之说，“五夜”实为整夜，这就与下片“何时旦，晓星欲散，飞起平沙雁”的清晓景象相矛盾。实则《新刻漏铭》及《汉旧仪》所谓“五夜”是五更的合称，性德词中的“五夜”则是特指第五更。词中所谓“何时旦，晓星欲散”，五更时分，马上天就亮了。五更时分历来是大臣上朝的时间，杜甫《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有“五夜漏声催晓箭，九重春色醉仙桃”，钱起《送员外侍御入朝》有“含香五夜客，持赋十年兄”，沈



俚期《和中书侍郎杨再思春夜宿直》有“千庐宵驾合，五夜晓钟稀”，前两例为早朝事，后一例为宿值事。

再如《临江仙·谢饷樱桃》（绿叶成阴春尽也）：

绿叶成阴春尽也，守宫偏护星星。留将颜色慰多情。分明千点泪，贮作玉壶冰。独卧文园方病渴，强拈红豆酬卿。感卿珍重报流莺。惜花须自爱，休只为花疼。

康熙十一年壬子，性德中顺天乡试举人；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，通过礼部会试，三月忽然患病，以至于误了廷试之期，大为抱憾。座师徐乾学赠樱桃以示宽慰，性德作此词以答。“绿叶成阴春尽也”，典出杜牧《叹花》诗：“自恨寻芳到已迟，往年曾见未开时。如今风摆花狼藉，绿叶成阴子满枝。”诗有本事，据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载，杜牧在湖州为僚属时遇一个垂髻少女，十四年后，杜牧做了湖州刺史，见当年少女已经嫁人生子了，便怅然为诗云云。性德用此典，取意“误期”，叹息自己因病而错过了廷试。“绿叶成阴”另有表层意义，启下句“守宫偏护星星”，指守宫槐浓密的枝叶护住了星星点点的樱桃。

“守宫偏护星星”一句中，守宫，当指守宫槐，而非守宫砂。据《尔雅·释木》及郭璞注，守宫槐的树叶颇奇特：白天聚合，到了晚上才舒展打开。故而“绿叶成阴春尽也，守宫偏护星星”的表层意思便是：春天已尽，花儿谢了果实结，绿叶成荫，浓密的枝叶护住了星星点点的樱桃。隐含义则为误期。《笺校》注“守宫”为“蜥蜴类动物。张华《博物志》（四）《戏术》云：‘蜥蜴或名蝮蝮，以器养之，食以朱砂，体尽赤。所食满七斤，治捣万杵，点女人肢体，终身不灭。唯房事则灭，故号守宫。’此以守宫言樱桃红若朱砂”；《笺校》注“星星”为“喻樱桃小而晶明。又，同‘猩猩’，指猩猩之血，浓红色，喻樱桃之色泽。皮日休《重题蔷薇》诗‘浓似猩猩初染就’”。按，若依此解，无论是樱桃之朱红色“偏护”樱桃之小而晶明的外观，还是樱桃之朱红色

“偏护”樱桃之猩红色，皆无法贯通句意。“守宫”当取守宫槐之解为佳。

再如《百字令》（绿杨飞絮）：

绿杨飞絮，叹沉沉院落，春归何许。尽日缁尘吹绮陌，迷却梦游归路。世事悠悠，生涯未是，醉眼斜阳暮。伤心怕问，断魂何处金鼓。夜来月色如银，和衣独拥，花影疏窗度。脉脉此情谁得识，又道故人别去。细数落花，更阑未睡，别是闲情绪。闻余长叹，西廊惟有鸚鵡。

上片末句“断魂何处金鼓”，《笺校》注谓：“金鼓：战鼓。此指战事”，并推断“此为送友词。‘金鼓’句，当指三藩之乱。词应作于三藩战乱方炽之际。康熙十五年四月严绳孙回南，词之作期，可据以参考”。但金鼓并非仅有战鼓之义，沈约《齐明帝哀策文》有“伐金鼓以清道，扬悲笳而启路”，梅尧臣《送王道粹学士知亳州》有“金鼓鸣两旁，壶浆拥通途”。所谓金鼓：原指四金六鼓，四金即铙、镯、铙、铎，六鼓即雷鼓、灵鼓、路鼓、鼗鼓、鞀鼓、晋鼓。后来金鼓泛指金属打击乐器和鼓，或用于军旅，或用于仪仗。金鼓亦是钲的别名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有“摐金鼓，吹鸣籥”。颜师古注：“金鼓谓钲也。”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：“钲，铙也。其形似鼓，故名金鼓。”因此，若谓“伤心怕问，断魂何处金鼓”是性德对志向难酬的自伤，联系上下文“尽日缁尘吹绮陌，迷却梦游归路”云云及性德身世，语义更见顺畅。此词的主基调为词人自伤，所谓“又道故人别去”，只是在自伤之中的雪上加霜之一项，全词并非为送友而作。

再有一些问题，属于史料本身即有讹误，《笺校》引述时未加辨别，如《金缕曲·寄梁汾》（木落吴江矣）：

木落吴江矣。正萧条、西风南雁，碧云千里。落魄江湖还载酒，一种悲凉滋味。重回首、莫弹酸泪。不是天公教弃置，是南华、误却方城尉。漂泊处，

谁相慰。别来我亦伤孤寄。更那堪、冰霜摧折，壮怀都废。天远难穷劳望眼，欲上高楼还已。君莫恨、埋愁无地。秋雨秋花关塞冷，且殷勤、好作加餐计。人岂得，长无谓。

上片所谓“不是天公教弃置，是南华、误却方城尉”，南华，即《南华经》，唐代尊崇道教，升格道家经典，于天宝元年改称《庄子》为《南华真经》。南华误却方城尉，据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二，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五十四，令狐绹曾以旧事相询于温庭筠，温庭筠答道：“此事见于《南华经》。《南华经》并不是冷门书，相国公事之余也应该看一点古书。”令狐绹与温庭筠积怨已久，因此而益发气愤，便上奏说温庭筠有才无行，温庭筠终未进士登第。

另据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四，唐宣宗喜欢微服出游，有一次在旅店遇到了已经做了官的温庭筠。温庭筠不识龙颜，出口不逊道：“你也就是个司马、长史之流吧？”（按，司马和长史一般是市级官员的助手，这种位置经常被用来安置闲人，白居易就被贬过江州司马，即《琵琶行》所谓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。）唐宣宗说：“不是。”温庭筠又道：“那你就是六参、簿、尉之类了？”（按，这些职位已是县级以下的小吏。）唐宣宗回去之后，下了一道诏书，说孔门以德行为先，文章为末，你温庭筠品德这么差，文章再好又有什么用？结果把温庭筠贬为方城县尉，竟致流落而死。

另据辛文房《唐才子传·温庭筠》：温庭筠考进士屡屡落第，出入于令狐绹相国书馆中，令狐绹询问玉条脱为何物，温庭筠回答说出自《南华经》，并且讥讽道：“《南华经》并不是冷门书，相国公事之余也应该看一点古书。”令狐绹自此疏远了温庭筠，温庭筠为此而自伤道：“因知此恨人多积，悔读南华第二篇。”后来温庭筠被贬谪为方城尉，赴任之前，文士诗人争相赋诗饯别，只有纪唐夫说：“凤凰诏下虽沾命，鸚鵡才高却累身。”温庭筠的仕途终结于国子助教，最后流落而死。

性德词中“不是天公教弃置，是南华、误却方城尉”所涉典故是以上温庭

筠故事集合而来。《笺校》仅以辛文房《唐才子传·温庭筠》作解，并不准确，况且《唐才子传》的记载本有失误，《北梦琐言》所谓令狐绹询温庭筠之“旧事”，于《唐才子传》径作“玉条脱事”，实则玉条脱是温庭筠另外一则掌故，于此无关，《庄子》全书于“玉条脱”亦一语未及。

以上这些问题或嫌细碎，另有一些误注则直接影响到对词作主题的理解，如《采桑子》（谢家庭院残更立）：

谢家庭院残更立，燕宿雕梁。月度银墙。不辨花丛那辨香。此情已自成追忆，零落鸳鸯。雨歇微凉。十一年前梦一场。

《笺校》“说明”谓：“元稹《杂忆》诗，乃悼亡妻之作。李商隐《锦瑟》诗，虽多聚讼，论者亦大半作悼亡视之（性德文友朱彝尊亦持是解）。此阙多用元、李成句，又有‘零落鸳鸯’词，则为悼亡词无疑。”实则元稹《杂忆》五首并非悼亡之作，而是回忆早年的一段偷情经历，即《莺莺传》之本事，李商隐《锦瑟》“论者亦大半作悼亡视之”也不合事实（我在《唐诗的唯美主义》一书中有专文论《锦瑟》，可参看）。两个论据皆不成立，自然不足以说明“则为悼亡词无疑”这个结论。从词意来看，当是怀念十一年前的一场短暂的情事，断非悼亡之作。词中“月度银墙。不辨花丛那辨香”这样的句子若作为悼亡词则嫌轻薄了。至于“谢家庭院”，有其作为诗歌套语的固定用法，不会被用来指称自家的。

再如《青衫湿遍·悼亡》（青衫湿遍）：

青衫湿遍，凭伊慰我，忍便相忘。半月前头扶病，剪刀声、犹在银缸。忆生来、小胆怯空房。到而今、独伴梨花影，冷冥冥、尽意凄凉。愿指魂兮识路，教寻梦也回廊。咫尺玉钩斜路，一般消受，蔓草残阳。判把长眠滴醒，和清泪、搅入椒浆。怕幽泉还为我神伤。道书生、薄命宜将息，再休耽、



怨粉愁香。料得重圆密誓，难禁寸裂柔肠。

《笺校》谓“此阙作于卢氏初逝时，时为康熙十六年”。此词历来皆被断为悼亡之作，词题即有“悼亡”二字，似无任何可疑之处，然而细品词意，可断定此词绝非为卢氏而作，词题或为原编者误加（《草堂嗣响》于此词并无词题）。

关键性的证据，便是下片的起始之句“咫尺玉钩斜路，一般消受，蔓草残阳”。玉钩斜，《笺校》注为“在扬州，隋炀帝葬宫人处。此借指墓地”，辅助性证据是结尾处“料得重圆密誓，难禁寸裂柔肠”，《笺校》于此未注。

实则“咫尺玉钩斜路”用“玉钩斜”隋炀帝葬宫人之典，绝不合卢氏身份，故不能将“玉钩斜”理解为对墓地的泛指，甚或借指卢氏墓地。“玉钩斜”确是扬州地名，在今扬州蜀冈西峰。隋炀帝下扬州时，强征吴越的民间少女在运河两岸为龙舟拉纤，死者枕藉，在船队到了扬州之后，少女们的尸体被葬在了附近的一处坡地上。因为这里是一处斜坡，从此便被称为“宫人斜”。入唐之后，李夷简镇守扬州，在这里观赏如钩新月，便修了一座玉钩亭，皇甫湜为之作《玉钩亭记》，此后宫人斜便改称玉钩斜。性德《浣溪沙·红桥怀古，和王阮亭韵》有“玉钩斜路近迷楼”，可见性德熟知玉钩斜之古典。

性德亦知玉钩斜之近典，他在《淶水亭杂识》卷二亲笔记载，古时埋葬宫女的地方叫做宫人斜，京城阜成门外五里左右有静乐堂，宫人病逝便送到这里，火葬于塋井之中。嘉靖末年，有贵嫔买下了几亩民田，从此若有宫人不愿让自己火葬后的骨灰留在塋井里的，便可以把骨灰入土安葬。（按，据王国维《蒙古札记》和陈垣《汤若望与木陈忞》的考证，满洲在入关之初还保留着火葬习俗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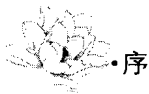
玉钩斜既在扬州，于性德何谈“咫尺”，静乐堂却当真是“咫尺玉钩斜路”。性德《淶水亭杂识》从隋炀帝下扬州之事引入京城火葬宫女的静乐堂，言之凿凿，自己断无可能用玉钩斜之典来借指卢氏的墓地，其所悼念之死者必定为宫中女子无疑。

至于《笺校》未注的“重圆密誓”之典，是说陈国末代皇帝陈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嫁给了徐德言，两人非常恩爱。当时天下动荡，徐德言预料到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国破家亡的大祸发生，那时候难免夫妻被拆散。于是他取来一面圆形的铜镜，一破为二，和妻子分别保管，并约定说：“如果夫妻被迫分离，你就在每年正月十五那天托人将这半面镜子拿到市场去卖。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会去探听消息，以我的半面镜子为凭，与你团聚。”后来，隋朝灭亡了陈国，徐德言逃亡，乐昌公主则被赏赐给功臣杨素为妾。徐德言打探到了消息，便赶到了隋都长安，打探妻子的下落，终于在正月十五那天在市场上看到一个老人高价出售半面铜镜，细看之下，果然就是妻子的那块。徐德言于是写了一首诗，托那位卖镜子的老人带回去。杨素得知此事后大受感动，把乐昌公主还给了徐德言，让他们夫妻重聚，“破镜重圆”即由此而来。

此典所指之事是：夫妻的分别是被迫的，妻子落到了权贵人物手里，丈夫几乎无能为力。而在与性德有关系的所有女子中，唯一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所谓“宫中表妹”或“宫中女子”，两人的恋情发生于性德迎娶卢氏之前，随即该女子被选入宫，死在宫中。现代研究者普遍倾向于否定“宫中表妹”的存在，《笺校》前言讲到“清末产生的关于性德曾眷一‘宫中女子’的传说，民国时即有人视为信实，指性德的某些词为佐证。其实这种传说于史无证，作为佐证的词也多为郢书燕说的误解”，然而就《青衫湿遍》一词来说，绝非郢书燕说之误，《淶水亭杂识》卷二所载静乐堂之事便是一则久被忽略的史料，与《青衫湿遍》一词结合便可证实“宫中女子”之说。

《笺校》因为拒绝采信“宫中女子”之说，对相涉之词作难免作出一些过于迂曲的解释，譬如《河渌神》（风紧雁行高）：

风紧雁行高。无边落木萧萧。楚天魂梦与香消。青山暮暮朝朝。断续凉云来一缕。飘堕几丝灵雨。今夜冷红浦溆。鸳鸯栖向何处。



《笺校》谓“此词用语多及湘楚，殆为寄张见阳词。见阳任江华令，因有‘灵雨’之词。‘鸳鸯’云云，则颇涉调侃。词当作于康熙十八年秋见阳南行后不久”，注“灵雨”为“据《后汉书·郑弘传》，郑弘为淮阳太守，政宽人和，致行春天旱，有灵雨随车而降。后遂以灵雨为称颂地方官典故”。

这首词通篇气氛抑郁而绮丽，楚天魂梦、青山朝暮云云直指男女情事，“鸳鸯”一语亦非调侃。《笺校》于“灵雨”一词释得过于迂曲，若举唐诗中的例子，柳宗元《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》有“惠风仍偃草，灵雨会随车”，确用郑弘灵雨随车之典，而杨巨源《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》十首之一有“灵雨含双阙，雷霆肃万方”，所谓灵雨只是泛言好雨而已。单称灵雨，语出《诗经·邶风·定之方中》“灵雨既零”，《笺》：“灵，善也。”《广雅》：“灵，福也。”灵雨即良雨、好雨。性德词中“飘堕几丝灵雨”，不言“随车”，词之主题当与张见阳任江华令无关。

再如《满江红》（代北燕南）：

代北燕南，应不隔、月明千里。谁相念、胭脂山下，悲哉秋气。小立乍惊清露湿，孤眠最惜浓香腻。况夜鸟、啼绝四更头，边声起。销不尽，悲歌意。勾不尽，相思泪。想故园今夜，玉阑谁倚。青海不来如意梦，红笺暂写违心字。道别来、浑是不关心，东堂桂。

《笺校》谓“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一至十月初九，性德随扈往山西五台山，此词当为是行之作”，然词中多用边塞意象，如胭脂山、边声、青海，似为塞上之作。考之行程，康熙二十二年一年之中，康熙帝两次出行五台山，走的都是过龙泉关、长城岭的南路，并未经过代北之地，故而性德此词之代北燕南之行，秋气边声之叹，或属觐梭龙之旅，或属西使蒙古之行。

再者，此词结句“道别来、浑是不关心，东堂桂”，《笺校》谓“东堂桂”典出李商隐《无题》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